

朝鲜时代后期汉语教科书的“咧”

陈颖

(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 成都 610066)

摘要:考察朝鲜时代后期汉语教科书中的“咧”,将其置于清末民初北京话语气词读音弱化的大背景之下,与同时期的旗人小说、西人和日本汉语教科书对比,可以发现:朝鲜汉语教科书中的“咧”记录了“了”弱化为[liə]的语音形式,同时,“呢”和“哩”弱化为[niə/liə],因此,“咧”的语义和“了”“呢”相混。

关键词:朝鲜时代后期;汉语教科书;北京官话;咧;读音弱化

中图分类号:H1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6)05-0092-07

一 问题的提出

人们对语气词“咧”的性质认识不一。太田辰夫认为“咧”来源于“了”^{[1]359};刘勋宁认为“咧”是“了也”合音而成^[2];孙锡信把“咧”看作是“哩”的异写形式^{[3]176};翟燕则提出,“咧”可能与语气词“哩”及“了”都存在一定的关系^{[4]164}。

清末民初北京话的语气词“咧”,在不同类型的语料中使用频率不同,朝鲜汉语教科书使用得比较多,甚至还有特色语气词“否咧”(“否咧”的情况较复杂,另文讨论)。何亚南等总结《你呢贵姓》和《学清》中的“咧”有相当于“了₁”、“了₂”和“呢”的三种用法^[5]。本文考察发现,“咧”的这三种用法在其他清末民初北京话语料中也能见到。

那么,当时学习汉语的外国人是怎么看待语气词“咧”的呢?北美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在《官话类编》(1892)中指出,“咧”“在北方为了韵律和谐只用在‘罢’后面,在南方有时候相当于‘喇’”^{[6]151}。《官话类编》的“喇”就是“了”,说“咧”相当于“喇”,就说明“咧”和“了”关系密切,也说明“咧”具有南方方言

色彩。

民国时期的日本汉语教科书则注意到“咧”和“了”有所不同。如宫岛吉敏《支那语语法》(1921)对“咧”的解释是:“与‘了’同类,或多或少含有责问或侮蔑意味。”^{[7]335}这说明“咧”还可以具有一定的主观情态。宫越健太郎《华语文法提要》(1941)认为例句“这可以使得的”中“的”可以换成“咧”,表示确实语态^{[8]109}。换用“咧”后,句子显然比用“的”多了主观情态意义。而这种主观情态义,在清末汉语教科书的相关说明中没有记载。是那时人们的认识不够,还是这种主观情态义是后来才产生的呢?

虽然学界对朝鲜汉语教科书基础方言的性质认识并不统一,但都承认它们与北京官话之间互相影响。张美兰指出:“要把两部教材(《华音启蒙谚解》、《你呢贵姓》)放在19世纪末域外汉语学习的重心是北京官话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并在空间上把当时北京的语言文化发展大背景纳入考察的视野之内。”^[9]我们赞成这一看法,只有结合同时代或更长时期的语料,扩大考察范围,才能看得更清楚,进而

收稿日期:2015-12-11

基金项目:教育部重点基地重大项目“清末民初北京话系统研究”(11JJD740006);四川师范大学校级重点项目(15ZD002)、韩国研究中心项目(2014HYA0012)及科研启动项目(2015KYQD311)“清末民初朝鲜汉语教科书研究”;四川省高水平研究团队“四川方言与地域文化研究团队”(2015-2017)。

作者简介:陈颖(1975—),女,四川内江人,文学博士,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分析其意义和用法并定性。本文考察了大量清末民初语料,特别关注朝鲜汉语教科书的谚解注音、日本汉语教科书的假名注音和西人汉语教科书的拉丁字母注音,再参考同时期的旗人小说,以读音为线索加以梳理,认为是清末民初系列语气词读音弱化造成了“咧”和“了”、“呢”的短暂同音,从而语义相混。

二 “咧”的语音弱化

1. 从“了[liam]也[iə]”到“了[liəm]”

“咧”在清末民初旗人小说、西人和日本汉语教科书中的用例都很少,在朝鲜汉语教科书的用例较多。朝鲜时代后期汉语教科书中,目前所见最早使用语气词“咧”的是《中华正音》(1824年,韩国顺天大学图书馆藏本,以下简称《顺天本》)^①。1824年之前的语料没有语气词“咧”,相应的意义由“了”表示。值得注意的是,朝鲜官撰的汉语教科书汉字谚解均为两读,通常认为,谚解的右音为正音,左音为俗音^[10]。朝鲜汉语教科书《老乞大谚解》(1670)^[11]和《朴通事谚解》(1677)^[12]所记录的“了”,均为右音 ㄹᄇᆞᆯ[liao],左音 램[liam],即17世纪“了”的口语读音是[liam]。

有人认为“咧”是“了也”的合音,从朝鲜汉语教科书来看,“也”的左右音都是 ㅛ [iə],要和“了” 램[liam]合音成“咧”比较困难,也没有直接的语料证据。

我们在朝鲜汉语教科书中反而看到了从“了也”到“了”的合音痕迹。《朴通事谚解》(1677)和《朴通事新释谚解》(1765)^[13]都摘录了《西游记》车迟国的故事,《朴通事谚解》中有两处“了也”,在《朴通事新释谚解》中被改为“了”。

(1)孙行者说:“我如今入去洗澡。”脱了衣裳,打一个跟斗,跳入油中,才待洗澡,却早不见了。王说:“将军你搭去,行者敢死了也。”……众人喝彩:“佛家赢了也!”^{[11]下,23a,23b}

(2)行者说:“我如今入去洗澡。”便脱了衣裳,打一个跟斗,跳入油中,才待洗澡,却早不见了。王说:“将军,你捞去,行者敢是死了。”……众人喝采说:“佛家法力大,赢了!”^{[13]卷三,27a,27b}

18世纪《朴通事新释谚解》(1765)和《重刊老乞大谚解》(1795)^[14]所载“了”的口语读音为 ㄹᄇᆞᆯ[līəm]。从17世纪的“了也”到18世纪的“了”,语音上从[liam iə]到[līəm],很可能是由于语流同化

进而合音。正如刘勋宁所言,“当语音形式已经并合为一个音节以后,就不太容易再坚持写两个汉字了,而在不另造新字的情况下,写法上就只能是省去虚语素而保留实语素”^[2]。相对“了”而言,“也”正是更容易省掉的虚语素。所以从朝鲜汉语教科书的实例来看,出现“咧”之前,还有一个“了也”合音成为“了”的阶段。

表 1.17、18 世纪朝鲜汉语教科书中“了”的谚文两读音

教科书	左音	右音
1670 老乞大谚解	liam	liao
1677 朴通事谚解	liam	liao
1765 朴通事新释谚解	liəm	liao
1795 重刊老乞大谚解	liəm	liao

2. “呢”“哩”出现

18世纪的朝鲜汉语教科书还出现了“呢”和“哩”这两种不见于17世纪的书写形式。“呢”的谚文注音是 ㄴᆞᆫ[nie]/ ㄴᆞᆫ[ni],“哩”的谚文注音是 ㄹᆞᆫ[lie]/ ㄹᆞᆫ[li]。右音[ni/li]为正音,这也是其他汉语教科书给“呢”“哩”的注音,韵母[i]是高元音。左音[nie/lie]为俗音,韵母是复元音,比[i]多出的元音[ɛ],很可能是发完高元音后回复口腔自然状态过程中带出来的。可以猜想,俗音是由正音弱化而来。

有意思的是,“呢”和“哩”分工明确,“呢”基本只用于疑问句及其相关用法,“哩”基本只用于表示持续和夸张。以下两段对话是非常典型的用例:

(3)——阿哥在那里下着呢? ——小人在街东堂子间壁下着哩。^{[13]卷一,56a}

(4)——大哥,你曾打听得么? 京都圣驾几时起行呢? ——没有日期,还早哩,等到民间田禾都收割了,八月初头才起程哩。^{[13]卷一,51b}

“呢”除了用于问句,也用于假设条件、话题标记和句中停顿。赵元任“零句说”认为,汉语的主谓语具有一问一答的性质^{[15]50}。“呢”用在疑问句后,进而用在假设条件后、用作话题标记和用于句中停顿,可以将这些用法看作是和问句相关。如:

(5)你总要卖呢,咱们好商量。^{[14]下,8a}

(6)——咱们商量定了,如今先着谁去讨酒呢? ——光禄寺里呢,可着姓李的馆夫讨去;内府里呢,就着姓崔的外郎去讨。^{[13]卷一,26,3a}

(7)——你往京里去,有甚么勾当? ——我将这几个马卖去。——这么的呢很好,我也要去卖这几

个马。^{[14]上,7b}

表 2.18 世纪朝鲜汉语教科书“呢”“哩”用法统计

类别	教科书 用法统计			教科书 用法统计		
	问句相关	持续夸张	总数	问句相关	持续夸张	总数
1765 朴通事新释谚解	121	1	122	2	72	74
1795 重刊老乞大谚解	12	1	13	0	3	3

“呢”和“哩”无论正音俗音都十分接近,所以有个别例外,可视作是音近而误记。如“呢”有 2 例用于表示夸张情态:

(8)你说饶我四子,于今我却赢了呢!^{[13]卷一,27b}

(9)潮银子是不要,给我些好银子才要呢。^{[14]下,13b}

“哩”有 2 例见于问句或反问句:

(10)我不曾留心看。不知写着甚么哩?^{[13]卷三,43a}

(11)你若学的成材长大起来,应科举得做官,辅国忠君,光显门闾,何等荣耀哩!^{[13]卷一,49a}

18 世纪朝鲜文献记载反映出,“了”、“呢”、“哩”的口语读音十分接近,因此在用法上就有相混的可能。“哩”在 19 世纪以后不再用作语气词,只出现在“胡哩糊涂”等词语中,持续夸张的意义就由“呢”来承担。

3. 从“了”到“咧”

前文已述“咧”字形最早见于 1765《朴通事新释谚解》,但尚未单独用作语气词。“咧”用作语气词是从 1824《中华正音顺天本》开始的,因未能见到《顺天本》全文谚解,不知此时“了”的读音怎样,汪维辉等校注本^{[16]47}注释“咧於”音为 녀 러,可见此时“咧”的读音为 녀 [niə]。

1877《华音撮要》^[17]开始,谚解不再两读注音,“了”只读 liao,也没有语气词用法,在“了不得”等用法中保留实义^②;同时“咧”的谚解注音为 러 [liə],且有“了₁”的用法。

(12)到咧本铺里,费多少工夫作这个闽姜来吗!^{[17]6b}

(13)别说是三十多吊钱,那怕丢咧他一百吊钱,也不大怎吗个儿哪。^{[17]11a}

19 世纪末《你呢贵姓》^{③[18]}中,“了”有 2 例,用于“罢了”“算了”,不是语气词。“咧”用作“了₁”的例少,读音不稳定,出现了弱化的趋向。如:

(14)地却是多不过二十多成地,赶到秋天收成

粮食,就现卖一半打咧 러 [lɛ]人家的吸,剩下一半刚勾一年吃。^{[18]10a}

(15)过咧 러 [lɔ]一两天,别人都停当。^{[18]10b}

“咧”有“了₁”的用法,就说明“咧”不是纯粹的语气词,而是“了”的替代品。

1909《中华正音华峰文库本》^[19]中,“了”ㄌㄧㄠ[li-ao]多做实义动词,如“罢了”等。相当于“了₁”的 4 例“咧”均读为 러 [liə];相当于“了₂”的句末“咧”,大多读为 러 [liə],部分读为 러 [lɔ]。

(16)只怕工不上裁料,比尺寸多弄一点,裁咧 러 [liə]衣服若有余剩的是拿回来。^{[19]33b}

(17)若是辨不出这一件事来,别的一万八千的卖买是更不用管着咧 러 [lɔ]。^{[19]17a}

朝鲜汉语教科书反映出,18 世纪“了”的俗音从 [liam]变为 [liəm],19 世纪进一步弱化,丢掉韵尾即成 [liə],因而可以用相近读音的“咧”记录,这样才能解释为何“咧”在“了₁”“了₂”位置上均有用例。“了”保留了实义和正音 [liao],因此“咧”更多用在句末。实际上,“了”和“咧”的中古音同属于来母山效摄,音韵地位相近,只不过分属上声和入声两个调类,读音向同一个方向演变是很自然的。

表 3. 朝鲜汉语教科书“咧”注音及用例统计
(不计“罢咧/否咧/不咧”)

教科书	谚文注音	相当于了 ₁		句末		总数
		例数	比例	例数	比例	
1824 中华正音顺天本	녀 [niə]	12	6%	176	94%	188
1877 华音撮要	녀 [niə]	27	11%	217	89%	244
1883 华音启蒙谚解	러 [liə]	25	17%	158	83%	183
1883-1894 你呢贵姓	러 [lɔ]	1	11%	8	89%	19
	례 [lɛ]	1		9		
1909 中华正音华峰文库本	러 [liə]	4	8%	40	92%	50
	러 [lɔ]	0		6		

三 “咧”的用法

考察朝鲜时代后期汉语教科书中语气词“咧”的用法,和“了”“呢”多有交叉。

“了”的语气词意义与时体意义不可分割,用于句末,对语境较少依赖。本文把相当于语气词“了₂”的“咧”记作“咧₁”。

语气词“呢”带有夸张情态,通常认为有申明事

态变化、突显焦点等作用,也常用于反问句中,没有对话语境或上下文语境就难于判断“呢”的具体作用。本文把相当于语气词“呢”的“咧”记作“咧₂”。

语气词“了”和“呢”各自侧重不同,在语气上也有明显的交互主观性强弱差异,多数情况下不能互换。如果说说话人在表动作行为确定完成的同时再加上夸张的情态,“了”和“呢”就可以互换。本文把这种用法的“咧”视作两可的情况。

1. 相当于“了₂”的“咧₁”

“咧₁”可以放在句末表示完成和肯定,不能换成“呢”。如:

(18)王大哥的话,这一件牛皮是勾当是不差甚吗,算咧。^{[18]20a}

(19)把东西都打开咧,老爷你来瞧瞧,点点数儿罢。^{[20]13b}

(20)王大哥,天气不大早咧,我到别处瞧朋友候去。^{[19]39a}

也可以用在假设句末,前面常常有“万一”“若”与之呼应。

(21)卖到现银子,就也倒没有难;若说是恒事一违卖不出去咧,我该怎么的呢?^{[18]14b}

(22)倘或是像今年年头不值咧,许多的外账要不来呢,这是该怎么的呢?^{[19]31a}

有的句子中没有“万一”等词,假设意义不明显,可以看作是条件句。

(23)你这么着,等他来白要钱咧,别说是几十吊钱,连分毫钱也弄不来啊。^{[21]10b,11a}

(24)赶到秋天,沈阳城里杂货恒市一违咧,连一张皮子卖不动,何时对付银子来呢?^{[19]11a}

“咧₁”的这些用法和“了”的变化义(假设和条件也是变化)对应^④,相当于“了₂”。

2. 相当于“呢”的“咧₂”

“咧₂”在句中有情态成分与之呼应,如“还”“倒”等,表示夸张申明某一事实,不能换为“了”。

(25)弟兄们是四个,都在一块儿日子,还没有分家咧。^{[18]9a}

(26)你这个生意里头,有人砸你的锅咧!^{[21]35a}

(27)啊哥一到鄙处那吗夸奖我们咧,我们又是那里当得岂呢?^{[19]11b}

3. “咧”=“了”/“呢”

有的语例中,“咧”既相当于“了”又相当于“呢”,既有肯定完成义,又有夸张申明义。

(28)就底些再没有剩余的咧。^{[18]10b}

(29)噯哟,这却是了不得咧。^{[20]22b}

“咧”的两可用法说明“咧”是“呢”或“了”的另一种形式。

四 “咧”的演变过程

从历时考察统计数据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咧”的语义演变过程。

表 4.“咧₁”“咧₂”用例统计

语料	咧 ₁ =了	咧 ₂ =呢	两可	总例数
1791 红楼梦前 80 回 ^[22]	2	0	1	3
1824 中华正音顺天本	65	58	53	176
1867 语言自述集 ^[23]	1	0	2	3
1877 华音撮要	105	70	43	218
1878 儿女英雄传 ^[24]	34	34	18	86
1883 华音启蒙谚解	61	88	9	158
1883 中华正音阿川本	82	50	28	160
1883-1894 你呢贵姓	2	8	7	17
1892 官话类编	1	5	0	6
1909 中华正音华峰文库本	16	16	14	46

从以上考察可以看到,1880年代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旗人小说《儿女英雄传》中“咧”相当于“了”和“呢”用例数一样多,《华音启蒙谚解》和《中华正音阿川本》都是朝鲜汉语教科书,发行时间相同,相当于“了”“呢”两可的用例数一样,但一部语料的“咧”偏向于“了”,一部偏向于“呢”,说明这一时期“咧”的两种用法不分上下。

“咧”的这种多来源和共存的状态从《语言自述集》对《清文指要》的改编也可以看出。“咧”在《语言自述集》中仅 3 例,有 1 例“咧”是从《清文指要》的“呢”改过来的^⑤:

(30)a. 那格的咧呢?像你这样的八旗的都许考,有独不准你考的理吗?况且义学生都还使得,秀才何用说呢?(1809《清文指要》三槐堂重刻本)

b. 像你这样儿的,八旗都许考,独不准你考的理有么?况且义学生还准考呢,秀才倒不准咧?(1867《语言自述集》谈论章百篇之七)^{[25]14}

1 例“咧”是从“了”改过来的:

(31)a. 前日我们几个人什么是游玩,竟受了罪了。(1809《清文指要》三槐堂重刻本)

b. 前儿我们几个人甚么是逛来着,竟是受了罪咧!(1867《语言自述集》谈论章百篇之九十

二)[25]154

还有1例“咧”是《语言自述集》新增的:

(32)a.我算什么奇特?比我好的要多少?如何指望望着必得呢?托着祖父,侥幸捞着了也定不得。(1809《清文指要》三槐堂重刻本)

b.别过奖咧!我有甚么奇处儿?比我好的多着的呢!一定指望望着,使得么?不过是托着祖宗的福荫,侥幸捞着了也定不得。(1867《语言自述集》谈论章百篇之十二)[25]82

可见,19世纪中期的“咧”和“了”、“呢”都有紧密联系,这种情况不仅限于朝鲜一地。

再看广部精《总译亚细亚言语集》(1880)对《语言自述集》的改动。《语言自述集》谈论篇共14例“咧”,《总译亚细亚言语集》照录了13例,将另外1例的“咧”改为“了”:

(33)a.想来你是自己不觉罢咧。[23]231

b.想来你是自己不觉罢了。[26]卷四.26

将这种改动示意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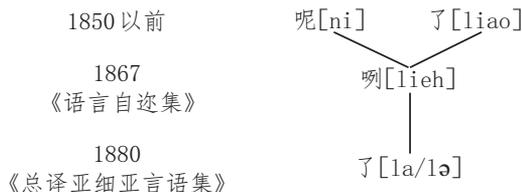


图1.《清文指要》《语言自述集》

《总译亚细亚言语集》“呢”“了”“咧”改动示意图

北京话中的“了”本来读[liao],清末民初各种语料都显示出,“了”在1857年前后逐渐弱化为[lo/la],1900年代开始弱化为[la/lə]。《语言自述集》中的“了”处于从[liao]向[lo/la]弱化的阶段,“咧”的出现说明其读音和语义都不完全和“了”“呢”等同。

到《总译亚细亚言语集》,“了”处于向[la/lə]的读音弱化过程。把“咧[lieh]”改为“了[la/lə]”,既说明“了”的读音在弱化,也说明“咧₁”使用范围在缩小。

读音的改变,打破了“咧”完成义和夸张义共存的局面,完成义由“了”表示,于是“咧”向夸张情态方面发展。从1892《官话类编》开始,“咧₂”的用例不少于“咧₁”(见表4),改变了之前“咧₁”占优势的格局。

(34)李又向赵钟英说:哦,县考第三,府考第五,就是阁下吗,这才是闻名没见过面咧,正在妙年,又考在前五名,今科必进无疑了。[6]721

可见,在1860年代,“咧”作为“了”和“呢”弱化过程中的同音字而使用,因此也具有“了”的完成义、列举用法(旗人小说中)和“呢”的夸张义。1880年代,“了”全面弱化为[la],“咧”不再和“了”同音,因此“咧₁”的用例减少,此时“呢”也开始弱化为[na]^⑦,但弱化速度比“了”慢,所以“咧₂”的用例增多,但增幅不大。等到“呢”完全弱化为[nə],“咧”就只存留在方言中了。

五 “咧”的方言因素及留存

“咧”向夸张情态义发展的过程中,方言色彩的影响不容忽视。《红楼梦》“咧”都出自刘姥姥和王熙凤之口,《儿女英雄传》主要是张氏夫妇等粗鄙乡俗之人使用。太田辰夫指出,“咧”多限于方言或俗语^[27]。1892《官话类编》中,肯定完成义的“咧”作为南方官话词与北方官话词“咧”并列,而作为夸张情态的“咧”没有对应北方官话词,说明夸张意义的“咧”仍是北方官话通用词。

(35)先生要背书咧/喇。[6]151

(36)这场官司,他也不过花了十几吊钱,答:好钱哪,花了四十多吊咧。[6]175

后来北京话中的“了₂”在语音上进一步弱化为[la],句末“咧”形式保留在北方其他方言中,如昌黎方言“了₁”读[liou]或[lou],“了₂”读[lie]^[28],晋语北区保德方言中的“咧”[lie²¹]既是时体助词又可以用于各种句类末尾^[29]。

潼关方言中,“了₁”读为[liə],“了₂”读作 lia 和 [lie]。“咧”[lie]是“了₂”的形式之一,能放在假设句后,也能用在列举格式中。

(37)你想转咧就转,不想转咧就休息。

(38)秋收时节,你到农村去,苞谷咧、红芋咧、辣子咧,犷大马细,多的是。[30]

也有的方言中“了₁”和“了₂”都读为“咧”,如甘肃山丹读为[liə]^[31],甘肃敦煌^[32]和山东潍城^[33]都读为[liə]。

还有的方言保留了相当于“呢”的“咧”。如江苏宿迁话中的“哩”[nie^o]用于问句末尾:

(39)他上哪哈去了哩?这事我怎么办哩?[34]579

陕西神木话中“‘喇’和‘呢’用法基本对应”^[35],而在陕北方言中“没有‘呢’,北京话用‘呢’的地方,陕北方言多数地区用‘叻’[liə]^[36]。如:

(40)东西多着叻。(东西多着呢。)你想吃什么叻?(你想吃什么呢?)[36]

朝鲜汉语教科书中“了”的弱化程度一直不高，用例有限，都读[liao]，所以语义更虚的完成义多由“咧₁”来表示；朝鲜汉语教科书中“呢”的语音弱化过程比其他材料晚，弱化方向也和其他材料有所不

同^⑧，表示夸张情态义时候就更多地使用“咧₂”。所以，朝鲜汉语教科书中的“咧”带有明显的时代色彩和方言色彩。

注释：

- ①1824年之前的《朴通事新释谚解》(1765年)有一例“咧”：“每月多少学钱一个呢？多少不等。也有三钱的、五钱的。人家有贫富不同，随各人送罢咧。”“咧”的谚文注音是 ㄹᄇ [lic]/ ㄹᄇ [liə]。此例“咧”不是单独使用的语气词，而“罢咧”由“罢了”弱化而来，其演变过程将另文讨论，录此孤例备考。
- ②事实上，很可能这一现象在1824《中华正音顺天本》中已能看到，限于条件，未能见到《顺天本》全文谚解，列此备考。
- ③汪维辉《你呢贵姓·学清解题》认为，《你呢贵姓》的成书时间是在1864—1906年。根据清末民国时期北京话“呢”、“么”等的语音弱化过程，《你呢贵姓》的语言表现可以定在1883—1894年之间。另，杨雪漓《朝鲜时代后期汉语教科书中的介词研究》(四川师范大学2015年硕士学位论文)根据朝鲜时代后期汉语教科书的介词使用情况，推测《你呢贵姓》的抄写时间不晚于1900年，也可印证。
- ④旗人小说中的“咧”还可用于列举，如“什么扎花儿咧，拉锁子咧，我虽弄不好，却也学着会做几针儿。”(《红楼梦》第92回)“甚么续香烟咧，又是清明添把土咧，我心里早没了这些事情了。”(《儿女英雄传》)因不见于朝鲜时代后期语料中，故未列出。
- ⑤此处考察的“了/呢/咧”使用情况，《清文指要》的三个版本一致(1809年三槐堂重刻本、1818年西安将军署重刻本、1830年五云堂刻本)。为节约篇幅，只录出1809年三槐堂重刻本例句。
- ⑥参见：郭锐、陈颖、刘云《从清末民国时期北京话材料看“了”和“啦”的关系》，待刊。
- ⑦参见：陈颖、郭锐《从清末民国时期北京话材料看“呢”和“哪”的关系》，待刊。
- ⑧《汉语独学》(1911，朴在渊、金雅瑛《汉语会话书》，首尔学古房2009年)中的“呢”有 ㄴᄇ [ni]和 ㄴᄇ [noi]两种读音，宋宪爽《自习完璧支那语集成》(1921，同前)中的“呢” ㄴᄇ [noi]只有一种读音。这和其他材料反映的“呢”从[ni]弱化为[na]途径不同。详见注释⑦。

参考文献：

- [1]太田辰夫.中国语历史文法[M].蒋绍愚,徐昌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 [2]刘勋宁.现代汉语句尾“了”的来源[J].方言,1985,(2):128-133.
- [3]孙锡信.近代汉语语气词[M].北京:语文出版社,1999.
- [4]翟燕.清代北方话语气词研究[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3.
- [5]何亚南,苏恩希.试论《你呢贵姓(学清)》的语料价值[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2):154-160.
- [6]MATEER C W. A Course of Mandarin Lessons, Based on Idiom [M].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92/1900.
- [7]宫岛吉敏.支那语语法[G]//六角恒广.中国语教本类集成.东京:不二出版,1991-1998.
- [8]宫越健太郎.华语文法提要[G]//六角恒广.中国语教本类集成.东京:不二出版,1991-1998.
- [9]张美兰.19世纪末北京官话背景下的两部朝鲜汉语教材[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1,(2):63-70.
- [10]李得春.介绍一份19世纪末的汉朝对音资料——《华音启蒙》卷后的《华音正俗变异》[J].东疆学刊,2000,(3):84-89.
- [11]老乞大谚解[G]//汪维辉.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丛刊.北京:中华书局,2005.
- [12]朴通事谚解[G]//汪维辉.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丛刊.北京:中华书局,2005.
- [13]朴通事新释谚解[G]//汪维辉.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丛刊.北京:中华书局,2005.
- [14]重刊老乞大谚解[G]//汪维辉.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丛刊.北京:中华书局,2005.
- [15]赵元任.汉语口语语法[M].吕叔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8/1979.
- [16]中华正音韩国顺天大学本[G]//汪维辉,远藤光晓,朴在渊,竹越孝.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丛刊续编.北京:中华书局,2011.
- [17]华音撮要[G]//汪维辉,远藤光晓,朴在渊,竹越孝.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丛刊续编.北京:中华书局,2011.
- [18]你呢贵姓[G]//汪维辉.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丛刊.北京:中华书局,2005.

- [19]中华正音(华峰文库)[G]//朴在渊,金瑛.骑着匹(六堂文库) 中华正音(华峰文库).首尔:学古房,2011.
- [20]李应宪.华音启蒙谚解[G]//汪维辉.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丛刊.北京:中华书局,2005.
- [21]中华正音日本阿川文库本[G]//汪维辉,远藤光晓,朴在渊,竹越孝.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丛刊续编.北京:中华书局,2011.
- [22]曹雪芹.红楼梦[M].蔡义江评注.北京:作家出版社,2007.
- [23]威妥玛.语言自述集[M].张卫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 [24]文康.儿女英雄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 [25]张美兰,刘曼.《清文指要》汇校与语言研究[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3.
- [26]广部精.总译亚细亚言语集[G]//六角恒广.中国语教本类集成.东京:不二出版,1991-1998.
- [27]太田辰夫.论清代北京话[C].陈晓译注.远藤光晓校.//语言学论丛(第四十八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 [28]河北省昌黎县县志编纂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昌黎方言志[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4.
- [29]鲁美婷.晋语保德方言时体助词“了”“咧”“哩”的研究[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13.
- [30]孙立新.潼关方言的“了”字[J].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4,(21):78-82.
- [31]何茂活.山丹方言志[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
- [32]刘伶.敦煌方言志[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
- [33]钱曾怡,罗福腾.潍坊方言志[M].潍坊:潍坊市新闻出版局,1992.
- [34]黄伯荣.汉语方言语法类编[M].青岛:青岛出版社,1996.
- [35]邢向东.神木方言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2.
- [36]刘育林.陕北方言略说[J].方言,1988,(4):257-269.

The Chinese Character 咧 in Chinese Textbooks in the Late Korean Era

CHEN Ying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6,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puts the Chinese character 咧 in the back ground of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when the pronunciation of modal particles in Beijing dialect weakened compares its usage in Chinese textbooks of the late Korean Era with Manchu novels and Chinese textbooks in western countries and in Japan. This paper finds out that Chinese character 咧 recorded the weakening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 了 into [liə], while 呢 and 哩 also weakened into [niə/liə]. In that way, 咧 gains a quite similar semantic meaning with 了 and 呢.

Key words: the late Korean Era; Chinese textbooks; Beijing mandarin; 咧; sound weakening

[责任编辑:唐 普]